

# 词的变奏

CI DE BIANZOU



陈东东 著

东方出版中心

SHIREN SUIXIANG WENCONG

诗·人·随·想·文·丛

# 词的变奏

陈东东 著

东方出版中心

CI  
DE  
BIANZOU

陈东东 1961年10月10日生于上海。1984年7月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居上海，著有诗集《诗篇/续诗篇》（收录历来所写短诗128首）和《即景与杂说》（收录历年所写部分长诗与组诗），随笔集《一份准自传》及关涉音乐与诗的虚构性文本《弹蓝吉他者》。诗人本人希望，这本《词的变奏》作为其诗歌写作的一个扩展和延伸，因为接近和达到了“诗人散文”或“诗人随笔”体式的抒情思想、戏拟或寓言性质而终于返回和融入诗歌，成为诗人的另一类作品。

---

---

##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

词的变奏

陈东东 著

---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6.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140千字 插页2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印数: 1—8,000

---

ISBN 7-80627-179-1/1·69

定价: 13.00元

---

# 总 序

谢  
冕

一个夏天的夜晚,宗仁发和曲有源“翻越”畅春园的院墙赶来找我(因为我第二天凌晨将有一个远行),送来了这一套“诗人随想”文丛的文稿。大概是出于我和诗缘分吧,他们希望我为之说点什么。

这套“诗人随想”的作者,大多是我熟悉的年轻朋友,他们都是相当优秀的诗人,为中国诗的发展做出过很多贡献。过去我只读他们的诗,现在又读他们的随想文字,诗和文的互相映衬,给我很大的喜悦。

诗是文学的王冠,诗的文字应当非常考究。可是,近来的人们似乎越写越粗糙了。诗人不注意文字的表达是不可原谅的。现在读这套“诗人随想”,读着他们睿智、机敏,特别是精致的文字,给人以非常好的感觉。

人们常说诗是跳舞,散文是走路,这话不关褒贬,人们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都是走路,有时则跳舞。倒是这种跳舞和

走路的比喻很传神,给人以明确的文体特征的启发:诗是跳动的、断续的;散文则是叙说的、连贯的。散文是一种清楚的表达,忌含混,它是明摆着的,辞不达意就不行,故不易藏拙。诗就不同了,一些人常借“含蓄”、“象征”什么的来掩饰自己的文理不通。现在有些“诗人”,甚至连通顺的句子都不会写,更别说一篇完整的文章了。“诗”是容易伪装的。

要是都像这套“诗人随想”文丛的作者这样,都来“练练”散文、随笔这玩意儿,那么,那些实际的语文表达的水平就突现出来了。我是说,这套文丛的作者们,除了会写漂亮的诗,大体又都是些文章的好手。由此可以反证:他们在诗中表现的“跳舞”是货真价实的精彩。

人必须先学会走路,而后才谈得上跳舞,不论是迪斯科,是狐步舞,还是拉丁舞。现在有些情形都是反常的,即有些人甚至连路都走不好,却想成为舞蹈大师,要是我早年没练习写过诗(很惭愧,终究不能成为诗人),我不敢说这样的话。我是个过来人,深知文章写不好便写诗是贻害无穷的。诗这个文体让人“莫测高深”,诗的“深奥”甚至让语文专家在批评时顾虑重重。

优秀的诗人都应是文章的好手。从道理上讲,唯有文通字顺了,而后才能“含蓄”,才能“精练”,才能“想象”。如今有些“诗人”都反过来做,这就做出毛病来了。这套文丛的作者们不如此,他们的文章都写得好(据我粗读,有的文章也并非不存在文理上的问题),从他们的文中读出了诗意,读出了坦诚,读出了智慧。读他们的文章不由得让人感慨,诗人之文与“职业”的散文家之文毕竟不同:前者自由率真,而后者则常给人以“做”文章的感觉。

为此,我希望诗人不妨都像这些文丛的作者们那样,试着走出诗歌城堡到散文园地里散散步。一则显示一下自己的真本

事；二则也给那些成了固定范式的散文带去一些灵动和生气。从这意义看，由宗仁发、岑杰主持的这套“诗人随想”文丛可算是开了风气之先了。

为了感谢宗、曲二位深夜翻墙的美意，我就发了如上那些议论。至于本文丛诸位诗人的文章得失，只好留待知心者的品评。

## 自

## 序

如果替我的自序加上“诗人与散文”这样一个副题,或许能吸引人,因为它多少有一点奇怪,就像“飞鸟与步伐”这样的搭配会带给人稍许的讶异之感。诗人是自命的点铁成金者,而散文正是他需要用法术去点化掉的金属。说避免散文是诗人众多的使命之一并无过错。甚至,可以说,避免散文是诗人最基本的手艺。所以,不妨把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诗人与散文”这一题目下的那句话——“仅仅从理论上讲,一个诗人可以完全不作散文”改写成“一个诗人有必要完全不作散文”。诗人而写散文如果算不上羞愧之事,也几乎是一件屈尊之事;看上去,它仿佛让一位大数学家去充任出纳员,——“杀鸡焉用牛刀”这样的话头,大概就是专门替认为“从原则上讲诗人的地位要优于散文家”的那些人装备的。

但理论和原则是诗人的化妆术。从醉人的聚光灯舞台退场后,诗人并非真的不卸妆,不靠在临睡的枕头上写日记、

回信,为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脸谱而反驳批评家外行的责难或阿谀。另外,诗人也受到如同旱季之于豪雨的那种诱惑;诗人也受到如同人类之于盗火者的那种诱惑;——反正,诗人也受到散文的诱惑,就像诗人曾受到与散文或许能划上等号的语言的诱惑而选择了炼金术,——在他写作的某一阶段,那通常是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能力不可避免散文的时候,诗人会以其本来面目出现在上午的写字桌前,拧开笔,写诗人的散文。

在这里,谈论诗人之所以被诱惑会比较切题。我相信,诗人接受散文的诱惑,并不是他认为他能够从散文那儿获取好处,尽管散文未必不能把它的好处提供出来。只是,散文能够提供的好处,诗人实际上已经从语言那儿全部得到了。——诗人接受散文的诱惑,是因为他认为,他可以为散文做些什么。说具体点,散文对诗人的诱惑来自散文有待被诗人重新发明,以更为严格的写作去剔除散文文体中的散文渣滓。——诗人真的企图是把散文也处理成一件作品。

散文作家得以使散文跟莫里哀喜剧中那位贵人迷“说了四十多年”的语言有所不同,成为所谓的散文艺术,其途径正好是学习诗艺。但诗人却并不认为让散文艺术地成为一篇篇散文就已经足够。于是,诗人坐下来,写诗人的散文,——像他经常对诗歌所做的,他试着将散文文体腾出,而刚好将写作留在纸上。这种写作的精神向度与诗歌写作完全一致,其结果则不会(不应该)是诗歌化的散文或类似亚金的散文诗。如果诗人的散文仅仅是其诗歌的延展,或其诗歌的弥补,散文对诗人的诱惑就没有散文写作和诗学的意义。那只不过是用另一套咒语去重玩点铁成金的游戏,而且(由于太贪心),效果并不会好。只有当诗人把散文当作另一种全然不同的诗歌写作(当然是指前面刚刚提到过的仅仅在精神向度上与之保持一致的写作),从散文写作方面



抬高它与诗歌文体相对峙的阅读边界线,使得诗歌和散文这两大文学样式在一个新的散文观测点上更一览无余地被区别看待,而又得出写作等级上一视同仁的结论,散文对诗人的诱惑才会有意义。

我不知道是否只有当诗人受到散文的诱惑时,这诱惑才值得一番谈论。不过,我知道,由于诗人在诗歌写作方面的经验,以及他对诗歌的理解,使得他较为深刻和生动地懂得了什么是散文写作。一个简历中缺少诗歌(诗歌写作的经验,至少是对诗歌的恭敬和喜爱)的散文作家,甚至不可能懂得散文。也许,只有诗人才有能力赋予散文作品那属于诗歌(更属于音乐)的韵律、速度、节奏、色调、风格、情致和幻化之光;而可以肯定的是,只有诗人才会通过其散文写作重新发明散文,并把这种被重新发明的散文赋予诗歌。

这已经不像是一篇自序,——它谈论的想象中的诗人散文或诗人随笔,跟我实际的写作并不一致,——它成了诗人的另一种化妆术,被用来强调(且不说美化)收录在一起的我那些散文(随笔)。它们是书写的结果,我是说,它们在纸上的启动、变速、展开和转换,它们的延续、中断、复沓、孤立、空心、虚幻、闪烁、黯然和自我否定,是有意为之和力所不逮的结果,是我的“诗人之散文观”和对这一观念妥协的结果,是我诗歌以外的,却仍然被诗歌所包容的写作的结果。跟前述文章并无不同,——化妆术后面的本来面目会努力去相像于理想的脸谱,——我猜测(我希望),在这样的写作中真正得益的也许是散文,而最终却一定是我的诗歌。并且,我必然的写作出发点,以及它企图返回之地,也一定只能是我的诗歌。

诗/人/随/想/文/丛

SHIREN SUIXIANG WENCONG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诗人陈东东的随想集,也是“诗人随想”文丛之一。

全书收录了诗人各具特点的九个断章碎笔,从对一个个词、一片片诗歌意境的阐释出发,在诗与散文之间为读者打通了理解文学真谛的通道,展示了诗人在创作背后所蕴藏的人文理念,呈现出诗人心中梦幻的生活世界。《词·名词》解析了构筑诗人世界的100个极富想象空间的名词;《幻术人物臆写》则是诗人用诗的语言叙述的一则则游戏人世的现代寓言。

本书糅合了散文和诗歌的双重特性,颇具探索性和实验性,对广大文学爱好者步入诗歌殿堂也不无裨益。

# 目 录

总序 .....	谢冕
自序 .....	1

1	词·名词
58	十二碎笔
63	七个短章
66	在南方歌唱
74	只言片语来自写作
91	两种碎片

2 词的变奏 / 目录

109 | 地址素描或戏仿

128 | 幻术人物臆写

149 | 晨泳者札记

后记 ..... 192

## 词 · 名 词

### 0 词 · 名词

词是飞翔的石头,黑暗噪音中闪烁的天体。它的运行带来方向,它的吸引力以及拒斥构成了距离,而它那听从内心呼唤的自转则创造出时光。——每个词独立、完满,却同时又是种子、元素、春天和马赛克,是无限宇宙中有限的命运。

正当冬日白昼,正当我躺在朝南的斜坡上,我的目力穿透光芒,能看到语言夜景中不同的物质:叹词如流星划过;数词的慧星在呼啸;一枚形容词仿佛月亮,清辉洒向

动词这行星……

名词——太阳。名词近于永恒，燃烧并且普照，以心或发动机的方式提供血流和热力给语言。在名词之下，诗歌诞生了。在名词之下，有了期待、成长和老去，有了回忆、悔悟和死难，有了四季、轮回、重临和不复返，有了旧梦、新雪，有了生活和妄想拥抱火焰的生命。

## 1 海

海是首要的字眼。海不是我诗歌的背景，而是我诗歌的心脏（——活着的时候，心脏是优先于灵魂的）。我同意那样的说法：“海没有阴影”，并且这个词也是不会被阴影遮覆的。海总是在我的上方，倾斜、透澈、明亮、静穆，我知道的对它最好的比喻是瓦雷里写下的“平静的房顶”。——海一样的房顶在中国的深宅大院里时常能见到：由一片片精细的青瓦编成的广大缓坡，檐上有想象的动物——麒麟、人面兽和鼓眼的蟾蜍，檐下有金属铃铛，还会有象牙鸟笼。因此，处身或回忆、梦想那些远离大海的旧建筑，我一再听到过潮音的节奏，如同沉冥中蓝色的心跳。

但海是父性的。它同时又匆忙和繁盛，一切荣耀都归它所有。它比天气更多变化，比大地有着更多的生产。但海是父性的。它可以容纳所有的名词，甚至太阳，也自它打开的天灵盖上升（太阳跟海怪一起上升）。但海是父性的。被海的环状闹市区围拢的，是骑着剃刀鲸争先的巨人的体育场，逆着死亡旋转的海盆。在绝对的中心，光辉的塔楼如一枚鱼刺，使世界的咽喉充血，几乎点亮了嘶声一片。那光辉的塔楼中一双神圣的手正打开，放送真理的白腰雨燕。但海是父性的。对于诗歌，它是这样一个名词——不是诗歌的躯体里包藏着海之心，而是海这颗心

脏涌流出诗歌。

## 2 星期日

星期日放晴，一天连一天的职业苦雨如期被打断，仿佛在枯涩的玄学论著间，跳出了一句柳永的词；或者当盛夏，正午出门，懊闷里突然有一缕清风，那名叫皓子的月色美人鱼迎面掠过。星期日也就是完整的上午，素净桌布上压着深褐的粗陶胆瓶，一捧绣球花在入户的阳光下转变成蓝色。星期日，一本平装书（大人国和小人国），一个来客（他带来黑亮的木头手镯），一支乐曲（海顿或格什温）和午后公园里的一次奇遇（其实是命中注定）。空寂的茶室，浮泛的交谈靠风景维持，左手搭上了另一只左手。华灯初上时，我跟她又经过玻璃防波堤，我指点给她，皓子，下一个星期日我们会去的灿烂入海口。

## 3 美术馆

美术馆正成为另一种教堂，其建筑风格也越来越逼近超凡的宏伟。在美术馆里，看不再是首要的了，求知欲旺盛的孩子们更愿意围绕作为艺术代言人的讲解者，以聆听的方式完成他们的礼拜。那开口说话的人，俨然是一位牧师。甚至耳朵和唇舌都不重要，在美术馆，屏息静气的姿态才是第一位的，以这种姿态定期出现在美术馆里，就足以表明一个人作为艺术的虔敬教徒的体面身份了。但也可以更进一步，走向其反面，也就是说，定期到美术馆里指手划脚，轻蔑和斥责那些作品，那些作品背后的手艺人，——这样，有一天，他很可能会以一个改教者、一个癫僧或一个否定者的形象被刻画，被安置悬挂于美术馆里。从看



(通过非看)到被看,他终于真正进入了美术馆,这正像一个进出教堂的人,目的是要融入以教堂为模式的永恒的天堂。

## 4 运水卡车

这是一种在旱季里轻快驰行的卡车,我从来没有真正见到过它。我不知道司机为谁上路,车从哪一条河边出发,要把水装进怎样的巨罐。奇怪的是,我对运水卡车的每一次想象总是跟日落景色相联系。当这种卡车经过我睡眠的窗下,我总是错误地梦见五月的黄昏。运水卡车,微光中透出的第一颗星,尘土初定的郊区公路,夹道的榆树和对于清澈的记忆和返回。这属于一首心情落寞时缓慢的诗。

## 5 鸟

人的愿望是回溯式的,——他向往飞翔的伟大理想,体现在先于他诞生的鸟儿的英姿里。甚至借助于机械,靠着对风力的把握而使飞翔成为现实之后,鸟儿也仍旧是人的理想。鸟儿的可能性,代表一个人心灵的可能。而鸟儿羽翼的光洁、鸣啭的清澈、体态的轻盈和俯冲的激情,则成为一个人语言的猎物,——他一生的努力,其实就是要把鸟儿一闪即逝的身形,固定在诗歌之井的水镜之中。于是,鹰指涉王者和广大的权力,凤鸟显现圣心和仁慈,夜莺造就浪漫的歌喉,鹧鸪是失落是愁绪是怀乡病。鸟儿更成为选定的使者,传递人人之间的两地消息,也传递神对于人的残暴的爱欲,令历史以蛋卵的方式现世,被孵化。人对于神的意识也总是借助于鸟儿的形象,——天使,带鸟翅的人形,——超凡也就是人性被提升到飞鸟的高度。